

走进博物馆

三十一家文博单位珍品齐聚一堂

解码“夏时期的中国”

有夏一代，肇启王朝纪元，既是传说迈入信史的里程碑，也是部落联盟走向早期国家的关键节点，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日前，“夏时期的中国”特展在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山西青铜博物馆)展出。这场大展汇聚全国31家文博单位的250余件珍贵文物，呈现多项考古新发现与前沿研究成果，全景式梳理夏文化从起源、发展到成熟的演进脉络。

展览以“文明化成”“王朝崛起”“华夏共生”三大单元层层递进。第一单元聚焦陶寺与石峁两大史前“巨型都邑”，揭示在夏王朝建立之前，国家形态与文明社会已在黄河流域渐趋成熟，为王朝文明的诞生打下坚实基础。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宫城、观象台见证早期王权礼制，龙盘、鼉鼓等礼器彰显等级秩序，朱书扁壶藏着汉字起源的线索。此次展出的特磬、土鼓等是陶寺礼乐文明的代表器物。特磬一侧有对钻穿孔用于悬挂，是目前发现年代最久远的石磬，器型硕大，单件使用，故称特磬，是后世编磬的鼻祖。土鼓腔

体以泥质灰陶制成，两面蒙皮，腹部近橄榄形，上接筒状颈，鼓腹底部中央及周围设3个筒状孔。土鼓出土于大型墓葬，与鼉鼓、石磬构成固定礼乐组合。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为中国史前最大石筑城址，三重城垣结构开后世都城先河，具有“藏玉于墙”等特殊遗迹。展出的玉戈、玉牙璧等高等级器物，让观众领略石峁玉文化的风采。

“王朝崛起”单元带观众走近被誉为“中华第一王都”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宏大的宫城遗迹、精美的青铜与玉器、颇具规模的手工业作坊，展现了煌煌夏都的恢弘气象。同时，还展现了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河南淮阳时庄粮仓遗址、晋南铜盐遗址等考古研究成果，让观众了解夏朝立国定都的历程和贡献制度、资源控制等。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爵是这一单元的重点文物。这是一件青铜酒器，与陶爵形制相近，皆以敞口、深腹、三足为主要特征。铜爵常与铜爵搭配使用，是贵族宴饮与祭祀场合的必备礼器，彰显着等级与身份。

“华夏共生”单元阐释了夏文化的深远影响。夏王朝的意义，不只是开创世袭制王朝先河，更在于奠定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范式。其以玉器、青铜器为载体的礼制文化与信仰体系，不仅深刻影响周边区域，还辐射至东亚文化圈。

牙璋是夏王朝重要的玉礼器。专家认为，含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牙璋的传播路径，反映了二里头文化的广泛影响力。展厅里呈现了一组来自不同地区的牙璋，其中，河南巩义花地嘴遗址出土的墨玉牙璋，是目前中原地区最早的夏文化牙璋。其顶端有弧形刃，柄部穿一孔，器身下端两侧排列着略呈三角形凸出的扉牙，牙面上有数道浅凹槽。据介绍，二里头牙璋与其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形制差异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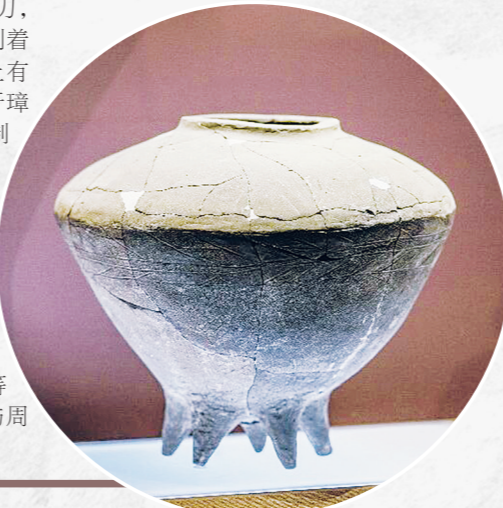
甘肃省天水市博物馆收藏的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为夏时期文物，整体呈瓦形，四角外有孔可穿系，主要纹饰为兽面纹，兽首、“臣”字目等刻画生动，并镶嵌绿松石。这类器物在二里头、三星堆等地均有出土，体现了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流。



陶寺遗址出土的特磬。山西博物院/供图

展览期间，山西博物院还举办学术研讨会、导览研学活动等。据悉，展览将持续至5月10日。

邹雅婷



展出的陶甗。山西博物院/供图

武王墩墓考古成果亮相国博

走近考烈王 感受楚文化魅力

东周时期最大的青铜圆鼎，成套的青铜编钟、石编磬，工艺精湛的玉璧、玉珩，纹饰华丽的彩绘漆木器……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办的“遇见考烈王——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考古成果展”正在国博展出。武王墩一号墓是战国晚期楚考烈王熊元的陵寝，是迄今经科学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楚国王级墓葬。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此次展览是武王墩一号墓考古成果首次系统、全面的展示，从1万余件出土文物中精选200余件(套)，通过“启封秘藏”“榫藏玄契”“琳琅楚琛”“以属华夏”四部分，展现了考古发掘的科学历程、楚考烈王陵墓的礼制内涵、楚国物质文明的璀璨成就以及战国时期文化交融的图景。

还原历史拼图

武王墩墓位于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三和镇武王墩自然村东南，距楚国寿春城遗址约15公里。2020年至2024年开展的考古发掘，确认这是一座设施完备的战国晚期楚国大型独立陵园，主墓武王墩一号墓为“甲”字形竖穴土坑木墓，占地面积约1.2万平方米，墓中有九室多重棺槨，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墓葬规制。

武王墩墓是目前所知保存最完整的两周时期王陵，为研究这一时期的王陵形制、礼乐制度、丧葬习俗等提供了重要实例。墓主人的身份是如何确认的?展厅里的一件青铜簋揭示了答案。武王墩一号墓东室内出土了3件有楚王作器类铭文的青铜器，其中，一件青铜簋上有12字铭文——“楚王禽前作铸金簋以供岁尝”。据专家考证，“禽前”和“熊完”在上古音中发音相近，由此推断，“禽前”为《史记·楚世家》记载的楚考烈王熊完(亦称熊元)。

此外，对墓中人骨的科学研究表明，墓主人为50岁以上男性，其母系来源可能是古代北方人。楚国迁都寿春后的四任楚王中，死亡年龄与武王墩墓主人相符的唯有楚考烈王，而其北方血统也印证了史料中关于楚顷襄王(楚考烈王之父)迎娶秦国女子的记载。

展台上陈列的大型青铜编钟，是此次展览的“明星文物”，彰显了楚王的赫赫威仪。编钟是古代贵族在祭祀、宴饮等重大礼仪活动中



球形青铜甗。新华社/传真

专门用于烹煮牛、羊、猪3种牺牲的炊器。因祭祀时需整体或部分牺牲，所以甗鼎比较大，以容纳下牺牲。在战国时期，这种大甗通常只有高等级墓葬中才会出现。武王墩一号墓共出土了3件形体巨大的甗鼎，鼎内盛放牛、羊、猪3种牺牲，说明该墓采用了周代最高的祭祀规格“太牢”。

展出的这件甗鼎为方唇，窄折沿，方形附耳接于沿下，微束颈，鼓腹，圆底，三兽面蹄足接于下腹。该鼎口径达88.9厘米，超过安徽淮南李三孤堆楚幽王墓出土的“楚大鼎”，是目前发现的东周时期口径最大的青铜圆鼎，被称为新“楚大鼎”。

阐释礼乐制度

除了大型甗鼎，武王墩一号墓还出土了九鼎八簋的礼器组合，这是周礼中最高规格的鼎簋组合，是身份地位等级的象征。

升鼎是盛装牲肉以供祭祀的“正鼎”，为楚国王室和高级贵族的专用随葬品，其束腰平底的造型颇具楚文化特色。展出的9件升鼎形态、纹饰有所不同，说明原本不是完整的一套，而是下葬时凑起来的九鼎。其中最精美的一件升鼎为三段式腹，腹部有一道宽鼓凸棱，中、下腹饰垂鳞纹，环绕腹部均匀分布4只圆雕龙形爬兽，体现了楚人独特的审美与铸造技艺。

簋是盛放饭食的容器，是商周时期重要的礼器之一，一般成偶数与鼎搭配使用。展出的八簋均为方座簋，这种造型流行于西周早中期，此后渐趋消失，而楚国则沿用至战国晚期，可见楚国高等级贵族的复古之风。

一件青铜匋倾斜置于上方，青

铜盘放置在下方，靠近展柜还能听到流水声——展厅里生动还原了古代“沃盥之礼”。盥和盥是沃盥之礼的必备器具，使用时，长者执盥自上浇水于手，少者捧盥在下承接废水。

先秦至两汉时期，以铜编钟、石玉编磬为主体乐器的“金声玉振”是最庄严肃穆的音乐礼仪，在重大祭祀、朝聘、宴飨活动中不可或缺。武王墩一号墓出土了两套青铜编钟、一套石编磬及瑟、琴、鼓等乐器。两套编钟均为钮钟，音列结构一致，留有使用痕迹，体型圆鼓，器身饰细密蟠虺纹，是战国中晚期至秦汉流行的乐钟形制。

展柜里，两只相向而立、造型可爱的青铜虎引人注目。它们做什么用的?由展板上介绍可知，这是一套两件虎形青铜钟虞，虎背上有长方形卯孔，用于承载编钟架两侧的柱子。透过小圆镜可以看到虎座顶部刻有“外乐”等文字，尾部亦有铭文，记载了铸造时间、重量等信息。武王墩一号墓出土了两套虎形钟虞，分别对应两套编钟。另一套钟虞为漆木质地，刻有“内乐”铭文。专家认为“外乐”“内乐”可能是宫城或居所内外所奏各类音乐的统称。

展现璀璨文化

楚国璀璨的物质文明还体现在精细雕琢的玉器、绚丽多彩的漆木器等方面。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的玉器按功能可分为佩饰用玉、丧葬用玉和镶嵌玉饰，采用减地浅浮雕、镂空、阴刻等雕刻技法，纹饰多为龙、凤等，体现了楚文化的浪漫特征。

玉龙形饰是楚国组玉佩的重要佩件，常成对出土，龙颈和龙尾

左右对称，在组玉佩中起平衡作用。展出的玉龙形饰为“S”形曲身，双面饰谷纹、卷云纹，边缘阴刻凹弦纹。龙张口回首，吻部上卷，唇部呈“C”形，唇缘阴刻细纹，角及两爪饰弦纹，侧羽阴刻弦纹，龙尾收卷卷曲。其灵动的造型和精细的纹饰，反映了楚人高超的琢玉工艺。

楚国漆器以色彩艳丽、纹饰繁缛著称，包括饮食器具、起居用具、乐器等类别。彩绘龙凤纹漆木案是此次展出的漆器中体量最大的，方形案面上绘有龙、凤、仙鹤和爬兽等精美纹样，纹饰飘逸流畅，边框及四角分别饰有鎏金铜泡钉和鎏金铜包角，四周设有矮足。

耳杯是用于盛酒或羹的椭圆形器皿，是目前出土楚国漆器中数量最多的器型，有圆耳与方耳之分。其双耳颇似鸟之羽翼，故又称为“羽觞”。武王墩一号墓出土耳杯以红、黑漆为主，彩绘纹饰包括勾连云纹、雷纹、旋涡纹。望着这些历经2000多年依然明艳夺目的漆器，可以想象楚王宴饮时案上陈列华丽的漆木餐具、双手捧执耳杯敬酒的场景。

除了典型的楚文化器物，武王墩一号墓还发现了具有其他地区文化元素的器物，体现了战国晚期列国之间的交流互动，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有力实证。

独立展柜里陈列着一件甗鼎，为铜质铁足，腹部篆刻18字铭文，其中，“左使车”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的官办手工业机构，“车”作“库”解，是中山国特有的名称；“重四百五十八斤”为中山国的量制重量。中山国之物出现在楚王墓中，是战国晚期文化交融的缩影。

一对球形青铜甗造型独特，整体呈卵圆形，器身透雕纹饰环绕，颈部有一对兽面铺首衔环。宫希成介绍，这一器形的铜甗以往鲜有发现，其功能尚不明确，专家推测或许是盛放佳酿和汤羹的容器。甗身具有北方文化因素，而两侧的铺首却带有鲜明的楚式风格，与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的鎏金青铜鼓纹甗相似，可能是后来加装的。

“希望通过此次展览，引领观众踏上一段沉浸式考古旅程，深入理解楚文化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独特作用与重要地位，亲身感受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魅力。”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展览策展人顾志洋说。

民言

上海博物馆盲盒收藏卡上市 在方寸之间 与中华文明典藏对话

以上海博物馆馆藏文物为主题的盲盒收藏卡《物见中华》系列日前上市，精选上海博物馆54件文物，打造567张不同的收藏卡版面。这是收藏卡领域首次以上博的馆藏之宝为主题，打造“拿在手上的微型博物馆”，收藏者能在方寸之间，浓缩一场与中华文明典藏的对话。

此次发行的收藏卡分为基础卡和特卡两大类。基础卡占比79.34%，包括了馆藏卡和上博印记卡；特卡的出卡率占比20.66%，它们被分成了十个收藏卡种类，倾注了设计师的匠心。

按照发行说明，带编号的“文物镶嵌卡”最为稀有，一共仅250编，拆中的概率小于千分之一。“文物镶嵌卡”甄选独特宝石，在卡面上进行艺术镶嵌，再现文物失落千年的完整华光。

拆中概率为1.29%的“馆藏磁吸卡”，则赋予卡片磁吸生命，可随心在冰箱、画板拼

贴自己的微型历史展墙。

“纪念邮票卡”是手持线稿与实体文物“叠影”重逢，可随身携带走进展厅印证历史，体验虚实交错的收藏之趣；“Q版贴纸卡”则让馆藏珍宝，变身生活伙伴，以Q萌之形，收藏一份治愈的文化乐趣；“文物纹样卡&文物线条卡”精选三种不同的璀璨烫金材料，以多重视角勾勒、细腻描绘，呈现文物在不同光影流转下的万千姿态；“剪纸镂空卡”将中国传统剪纸的核心美学——精妙的镂空、和谐的对称、吉祥的深邃寓意融入收藏卡设计之中。不仅再现其视觉语言，更将其升华为一种沉浸式的艺术体验。

设计师表示，希望以“文物为窗，看见中国”为核心理念，践行“形、意、神”三重解构与再造的设计哲学，由此诞生出每一张收藏卡。这也是一次在文化衍生领域的深度探索。

乐梦融

汇集200位工艺美术大师的近600件力作 “大匠之道”与您相约中国美术馆

历经270道天然大漆髹涂，凝结而成的锦绣中华雕漆大鼎；以千丝万缕的丝线织就的灵动洁白的湘绣孔雀……近日，“大匠之道——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邀请展”在中国美术馆正式与观众见面。

“太逼真了，这真的是手工雕刻出来的吗?”在角雕作品《春潮》前，面对纤细莹润的虾须和充满张力的虾蟹姿态，有不少观众发出惊叹。作品生动再现了春潮涌动之际，众多虾蟹在浪花中翻滚的景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白耀华介绍，合浦角雕以牛角和羊角为原料，长于刻画飞禽走兽、海洋生物。“这件作品是我历时半年创作的，运用镂空技法雕出数十只虾，连虾的肠胃都清晰可见。”

展厅内，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郑寒创作的《寒江垂钓》砚，巧妙借助歙石中金星的自然分布，俏色出漫天飞雪、独钓寒江的诗情画意。从事砚台制作已有四十余年的郑寒

表示：“这次作品能走进国家最高艺术殿堂，体现了国家对传统工艺美术的重视。我们都期待通过这个平台，让更多人了解、喜欢上非遗技艺。”

据悉，本次展览由中国美术馆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共同主办，汇集了约200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的近600件精品力作，涵盖陶瓷、织绣、雕刻、漆艺、金属工艺、民间美术等多个门类，分为“致敬经典”“千年星火”“造化心印”“天工器度”“经纬华章”“民艺新篇”六个篇章。展览既注重梳理工艺美术的历史文脉，通过近现代大师的经典之作，回望其峥嵘而辉煌的发展历程，又着力呈现当代工艺美术多门类并置的整体格局——从陶瓷到雕刻，从漆艺、金工、玻璃到染织绣与民间工艺，琳琅满目的作品共同构成一场工艺审美的视觉盛宴，彰显出当代工艺美术回应时代、服务人民的创造活力。

展览将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至4月22日。王广燕



观众在欣赏木雕展品(生万物)。新华社/传真

81件来华首展 7件世界首展 105件意大利文物重现庞贝生活

近日，105件(套)来自意大利庞贝的文物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重现罗马帝国的商贸中心。其中，81件(套)为首次来华展出，另有7件(套)在意大利国内也尚未公开展示过。

与以往庞贝展不同，此次“叩问永恒——庞贝的探索与发掘”展聚焦近300年来庞贝古城的考古实证，还原古罗马的日常。每件展品都写满历史。火山砾层中找到的小桶，口沿带着褐色的火山凝结核。这是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的印记。正是这场天灾，庞贝被毁。小桶出土的地方，被毁前是一家热食店，很多普通平民会到这里吃正餐。突然火山爆发，带有可拆卸提梁的小桶被掀翻在地。直到2019年，它重见天日。

小桶只是一个缩影。残垣断壁和下面的物品，被还原成“角斗士”“花匠”“诗人”的家，“搬”进展厅。观众可通过3个沉浸

式展项，走进“庞贝城”的非开放区。策展人陈煜说，观众可到“农牧神之家”——典型的希腊化豪宅，看精美的地面与天花板，还能通过虚拟重建，了解庞贝发掘过程，理解其与罗马之间复杂的关系。“为了营造氛围感，现场使用了长度达16米、面积超64平方米的环形巨幕。”

一件建筑残件，只有在特定角度欣赏，浮雕人物才能戴上面具；墙壁写满希腊诗句的老宅里，日常使用的调味钵上也装饰着精美的波浪纹、贝壳纹；一杆不起眼的陶罐，是当时港口的最佳见证者……“最初的考古是为了探宝，而现代考古，建筑师、工程师、人类学家、植物学家都加入进来，曾经被视为垃圾的‘破盘残碗’也成了研究对象。”陈煜说，千万的蛛丝马迹拼凑起来，还原的是古城最真实的生活。

展览将持续至10月11日。刘昊



观众在展览现场参观。邓伟摄